

开·卷·书·坊

能益多师

陈尚君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开·卷·书·坊

转益多师

陈尚君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转益多师 / 陈尚君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15.8

(开卷书坊. 第4辑)

ISBN 978-7-5326-4403-2

I. ①转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28115 号

转益多师

陈尚君 著

责任编辑/刘小明 装帧设计/朱赢椿

技术编辑/顾 晴 责任校对/路永敏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字数 118 000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403-2/I·259

定价: 36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12-66700301

转益多师

自序

我生不辰，少遭阳九，中学甫一年即辍学，后习耕稼八年，粗识人生之艰难。幸世事循环，得入复旦就学，适如久旱霖雨，乃发愤勇进，复得诸师提携，次年即录取研究生，师从朱东润先生，修唐宋文学。自知学殖浅薄，智不及中人，惟勤以补拙，无敢稍懈。自问学庠门，倏忽三十八载，幸稍能有所成立，不辱师训，心怀感恩，每发于文字，不能轻弃，因集为本编。凡分三帙，追述本师为上帙，复旦诸师为中帙，近代以来学术名家所著而于本人有所启迪者为下帙。

韩愈云：“师者，所以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。”又云：“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要哉斯言！犹记初入复旦，懵不知何为学术，何为研究，偶任陈允吉师之课代表，得缘每周一次长谈，得粗知梗概。随朱师

读书,更得知学术之气象格局,识见透达。时王运熙师主讲基础课,亦得知晋学之初阶。任教以来,更深感复旦治古文学诸师之胸襟追求,一为论述不苟,述必具独见;二为踏实通达,重文献而不拘于楹隅,倡议论而必本于根底;三为学有专攻,个性张扬,群峰耸峙,各具面貌。后学如我,追随其后,景行仰止,心存敬畏,虽不能及,然心追步随,唯恐遽落人后。幸诸师于我笨拙处能优容之,于我未妥适处能面责之,于我彷徨时能引导之,于我得意时能提醒之。回顾走来路,深深庆慰工作于复旦之幸运。

记得研究生开学典礼,初见朱师作大会发言,即言世界诸文明古国之或存或亡,其国文化之保存与否为大关键,以此勉励我等之学业责任感。初到朱师家上课,师即告学生务必以超过老师为志,若不存此念,必难有成就。虽不敢逾越分际,自更思振刷有为。学年作业,师出题《大历元年后之杜甫》,师著《杜甫叙论》时尚未出,然所见已略有知闻。暑假后交出长文,以唐宋文献与杜甫本人叙述

为依据，追溯宋以来旧说之是非，与师说亦颇有同异。师不以为非，亟亟表彰之，因知师之期待，不仅形于言，亦见于行。毕业鉴定，师尤称许我于复杂纷繁文献中能作出清晰之判断，诚为知言。

我深知资质驽钝，才力不足，不能尽用师门之所学发扬而光大之，乃悽悽于晚近诸家之学术，心揣力摩，时有所得，虽偶感迷途难返，最终幸殊途同归。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末云：“未及前贤更勿疑，递相祖述复先谁。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卑以自持，勤而博师，自省如此，杜诗之震古烁今，不为无因。严守门户，恪循师训，当然是一种美德，而广参山林，转益多师，或能寻得契合个人发展之机缘。

所作诸文，各因机缘，不成统系，也多有遗漏。于历代或晚近曾心仪力追之前修，于复旦曾得指导照拂之师长，多未有文字，只能留待来日。

乙未季春于复旦。

目录

- 001 师门摭忆
- 009 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
——以《梅尧臣传》为例
- 031 传叙文学：人性真相的叙述
——述朱东润师《八代传叙文学述论》
- 041 朱东润先生一九三九年的学术转型
- 063 述朱东润师文存的整理
- 072 《朱东润文存》：一位特立独行者的学术和文学

- 085 二十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
——记刘大杰先生
- 108 数度改容 再现原貌
——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发展

史》初版重印

- 114 刘季高先生《斗室诗集》整理说明
- 116 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
——哀悼王运熙老师
- 129 金针得度后的举一反三
- 137 名家说诗有新意
- 141 复旦中文系“十老”得名的由来
- 145 想到唐文治先生
- 146 余嘉锡先生《四库提要辨证》弁言
- 163 岑仲勉先生：《元和姓纂四校记》
的成就和整理本
- 172 述陈寅恪先生批读《韩翰林集
评注》
- 181 逆境中成就大事业
——读《全宋词审稿笔记》以纪
念王仲闻先生逝世四十周年
- 207 逯钦立先生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
诗》的成书过程和学术成就

- 233 钱锺书先生批评拙辑《全唐诗续拾》的启示
- 249 方志彤先生《〈诗品〉作者考》阅后的一些感受
- 257 范祥雍先生：校勘学的目标是追求还原古籍的可靠文本
- 262 吴熊和先生：亲切温和的词学大家
- 266 陶敏先生：将一生献给唐代文学研究
- 279 陶敏先生《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》附记

师门摭忆

我于一九七八年三月报考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，直到十月中旬才第一次与先生见面。记得那是在复旦一二二三教室召开的中文系研究生入学欢迎会上，师生见面后，先生致欢迎词，特别强调了古典文学研究对保存中华文化的意义。会后，我与黄宝华一起送先生回家。先生询问了我们的简单情况后，即神情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听说你的记性不错，这对搞研究当然有好处，但仅靠此是不够的，一切都还得靠自己的努力。”这几句话，我以后一直牢记不忘。

自那以后，我与黄宝华每周都去先生家上课。先生作息时间很准确。每次我们按规定时间提前几分钟到达，先生都已端坐在写字台前，作好了讲课的准备。这时先生已八十多岁了，但精神矍铄，谈锋健旺，声音也很洪亮。先生讲课涉及的方面很

广，谈历史，谈作家，谈作品，无所不谈，而且每一个问题上，都有先生独到的见解。先生谈到读书方法时，特别强调要用自己的理解去读书，要做到入木三分，力透纸背，即不仅要读懂书面的意思，而且一定要参悟出文字后面所蕴含的实情。记得第一次上课时，先生就讲到鲁迅会读书，因为他从二十四史中读出了“吃人”二字，可以说把中国的历史参透了。讲到治学方法时，先生认为传统的方法有其可取之处，但仅此是不够的，一定要走出新的路子。先生多次讲到，自己的传记文学写作，即是在探求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的道路，它与传统的传记、年谱等完全不同，比较多地吸取了英国传记文学的方法，但又有自己的风格。《梅尧臣集编年校注》的编年部分，也是用了由点及面的方法才完成的。因此，先生要求我们要读好外语，多读西方人的著作，从中领悟研究方法，以求开辟新路。讲到史料的运用时，先生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利用第一手的史料，而且一定要搞清当时的具体背景和人事关系，同时，要善于发掘不为人所注意的史料。一次，讲到

项羽败走乌江，先生问：“乌江亭长舡船待，什么叫‘舡船’？”我们都答不出。先生说在四川时，船头处有一洞，船靠岸时，将篙插入洞中，船就停稳了，此即“舡船”。先生又问：“项羽为何不肯过江东？”我们知道古人对此有多种解释，遂据以回答。先生认为古人的解释都不对。他援引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的记载，其中有十位越人封侯，证明当时江东已归降刘邦，项羽已不能回到江东。这个例子，对我启发很大。

先生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格，连一些细微的错误也不放过。一次说到“璋”字，我按小学时所受的教育，读为“王”旁，先生马上纠正，应为“玉”旁。交作业时，写到“沛”字，我总按习惯将右边写成“市”形，先生一一为改作“巾”形。先生要求我们应学会写文言文，写古典诗词，自己能做，才能准确理解古人的作品。当时在先生指导下，曾写了一些，但总也写不好，以后就不写了。现在想来，真觉愧怍。

先生在学术上反对存门户之见。他多次对我

们说，你们要努力在学术上追求发展，应该要超过我们这一辈人，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绝不是好的学生。他说五十年代初讲授《诗经》，有个学生在课堂上站起来，提出不同意见，他对此赞赏不已，后来这个学生果然成为国内著名的学者。先生希望我们也应该这样。第一学年结束时，先生出了一道题目：《大历元年后之杜甫》，让我们在暑假里完成。当时，先生的《杜甫叙论》还未出版，但先生对这一问题的大致观点，我是了解的。读了杜甫晚年的诗作及有关史料后，我在作业中提出了与习惯说法不同、与先生见解也有异的想法。作业交出时，我很担心会受到先生的批评。然而先生看后，十分称赞我能将问题作深入的探讨，有自己的见解，同时也提出了不足之处。先生的博大气度，很使我感动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主要从事唐代文学史料的辑录和考证，与先生的治学路子有所不同，但先生对我一直勸勉有加。

上课之余，先生经常谈到早年的经历和见闻。当谈到少年时期孤身一人来上海求学，在南洋公学

附小因作文而得奖时，先生显得很兴奋，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套线装本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告诉我们，这部书就是那次拿到奖金后买的，以后一直随身携带。讲到抗战初期孤身冒险西行时，先生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当时所写的《后西征赋》。先生也常谈起许多旧时文人的遗闻逸事，并藉以向我们说明为人之道。谈到往事，先生常沉浸于遥远的追忆中，精神显得更为年轻。记得一次谈到他孤身在重庆时，买了一篮桃子，半天即全部吃完了，兴犹未尽，遂将吃剩的桃核，全部种到校后的荒山上。“这些桃树还不知现在该如何了！”说到这里，先生放怀大笑起来，我们也都乐了。

先生在“文革”期间受到残酷迫害，老伴也因此而去世。但先生讲到这段经历时，语气总是很平静，很少激愤怨怼之情。他把那段时期只是看作历史过程中的一瞬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从不失去生活的信心。他常劝告我们，在顺利的时候不应该忘乎所以，在遭遇曲折不幸的时候，也应该对未来充满信心。记得有一次闲聊时，我讲到叶适晚年

的孤独凄凉时，先生突然说：“他晚景凄凉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！”我听后很感愕然，但很快就理解了老人的心曲。这种情绪，先生很少流露，我因此而印象很深。

先生常说，只要活着，就应该多为国家做些事情，就还要继续写作。这一点，先生是说到做到的。他在八十五岁时，决定写陈子龙的传记，并据以探求明代灭亡的原因。他为此而花了两年的时间通读了《明经世文编》、《国榷》等明清之际的大书。最后写成的《陈子龙及其时代》，虽仅十多万字，但为此而读的书则达数千万字以上，其中凝聚着多少心血。他的最后一部著作《元好问传》，一直到病重入院的前一天才搁笔。

先生对中文系工作的关心，对我们的教导，也是至死不休的。从我留校工作后，先生多次告诫我，一定要努力工作，大家出力，把中文系搞上去。一九八六年四月，先生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住院。我与一位同事去医院时，看到他消瘦了许多，已十分虚弱，但他仍支撑起来，告诫我们要认真做人，争取

学术上的发展,多为系里的事出力。当时我们的感觉,先生是在向我们作最后的嘱咐。所幸这次先生不久即转危为安。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,也就是先生最后一次手术的前两天,我们去医院看望先生,先生虽已病重,但精力尚好。这次谈了半个多小时,先生反复对我们说,在需要负起责任的时候,要敢于承担责任。先生详细述说了四十年代初在四川时,当学生与伙夫发生冲突时,他出面处理的过程,认为遇到问题时不应退缩,但也要善于处理。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,我们提到流行的《济公》主题歌,认为反映了某种情绪。先生很赞同我们的看法,并说以前英国经济萧条时,流行一首歌曲(先生曾提到英文名称,可惜当时未能记下),大家都唱,后来社会状况好了,这歌就没人唱了。从这几句话中,我们感觉到了先生的忧虑和期望。这次手术后,先生病情迅速恶化。二月五日,我与一位老师一起去看望先生,这时先生已极度衰弱,时而昏迷,时而清醒,讲话也已难以听清了。当认出是我们时,他挣扎着说了一些话,可惜多数已分辨不清,只